

「摄影·文字」

青简

著

寒来暑往，风物各异。
在千山万水的细节里，寻找时间更迭的痕迹。

廿四

南北风物里的四时节气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青简
——摄影·文字——
著

廿四

南北风物里的四时节气

廿四：南北风物里的四时节气

青简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廿四：南北风物里的四时节气 / 青简著. -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1

ISBN 978-7-5502-9223-9

I. ①廿… II. ①青…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②摄影集—中国—现代 IV. ①I267 ②J4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77600 号

出品人 唐学雷
策 划 联合天际
责任编辑 喻 静 刘 凯
特约编辑 张国辰 徐 艺
美术编辑 王颖会
封面设计 汐 和

未
UnRead
—
文艺家

出 版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83 号楼 9 层 100088
发 行 北京联合天畅发行公司
印 刷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字 数 133 千字
开 本 889 毫米 × 1194 毫米 1/32 6.75 印张
版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 S B N 978-7-5502-9223-9
定 价 49.80 元



关注未读好书



未读 CLUB
会员服务平台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8206 0201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
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时光与我，携手同行

在不能远行的日子里，回忆就是我的鞋，我踏着它走向山重水复。

年少的时候，懵懵懂懂过日子。春去夏来，花开了不过看一眼，雨来了不过撑把伞，几乎把所有精力都浪费在无病呻吟里，何曾真正去感受一番四时变化之美？可能是自我意识觉醒得比较晚，直到近几年，我才认真地去看不一些风景，想一些事情。而在此之前，浪费过多少个美妙的季节，大约是不堪细数的。若能轻巧地说一句“不如我们从头来过……”，今时今日我也不会写下这些了。

时间与季节，有时想来真是最不可思议的事物。说一个吃货喜欢听的故事，在上海南汇乡下，有个叫下沙的小镇，会做一种传承已久的点心——下沙烧卖，它以当季新鲜春笋、瘦肉和秘制猪皮冻为馅料，包在手擀的薄皮里面，吹弹可破，一咬满口生香。那时候，还没有人会用冬笋替代春笋做馅，所以谁也不知道，每年早春二月的哪一天晨光里，下沙老街上会飘起第一笼烧卖的香气；又在五月初夏的哪一场大雨后，曾经人头攒动的烧卖店只剩下铁将军把门。即使是下沙烧卖的传承人，也说不上明年什么时候会再售卖，因为这一切都取决于春天什么时候带着春笋来到人间。

如今为了满足更多食客的需要，用冬笋替代春笋，下沙烧卖能提早两个多月上市，即使在腊月里也能吃上热气腾腾的烧卖。舌尖的滋味和齿颊间的韧性，照理说应无二致，有些老饕却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大约春笋略胜冬笋的，不仅是鲜美的鲜，更是新鲜的鲜，说白了也就是所谓春天到来的仪式感。第一口春笋烧卖的味道，某种意义上，就和第一片变黄的叶子、第一场落下的雪似的，越来越不会被人们记住。毕竟现在只要愿意，反季的瓜果蔬菜都能买到，那么季节变换于我们而言还有什么值得多说的吗？

说与不说，四时更替又何尝有过半分迟疑。

还是在多年以前，看到日本一组二十四节气的照片，又受到豆瓣上朋友的鼓励，就把那几年的照片也整理成了一组“二十四节气”，本是自娱自乐，传到网上竟颇受欢迎。在这个时间仿佛越来越易逝、季节越来越模糊的年代，不知从何时起，节气的话题开始那么受人关注，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它们像一个个蛰伏的小动物，似乎从来没有远离过，只是沉睡在我们身边，一旦你迈出寻找的脚步，就会被轻易惊醒，然后带着花开叶落的明朗颜色，与水涨云消的清新气息，扑进你的怀中，等待一场久别重逢的宠爱。

后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拍节气，有局限于一地的，也有遍布全国的，除了照片，还有更诗意的画作。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杭州网友，在微博上发了一组上班族的“二十四节气”照片，并写道：“没法带着心情去旅行，一年四季只能望着办公室的窗外，风景还算凑合。大多数照片都拍自单位的厕所，就是那个我一直想搬进去办公的‘看得见风景的厕所’。”鉴于他礼貌地@了我，我便投桃报李地转发了此条微博，并评论以“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一窗一风景，一厕一流年”。据说若是真正开悟之人，从一粒沙就可以看到所有山川，从一片叶就可以体味整个春天。世界于他们已经不再有行走的必要了吧。幸好我等愚钝，恐怕终其一生也不会有这样的觉悟，所能做的恐怕只有莫负好时光，哪怕是一次远行也好。

其实无论我们是否在行走，时间永远走在我们之前。哪怕藏起所有的钟表，也无法阻止自己的第一道额纹与第一根白发。不知从何时起，我们不再敢开门看满院的月光，更惊怯于破晓的鸡鸣。孔子在川上喝了一口水后，便神清气爽地周游列国去了，只留下“逝者如斯夫”的感慨，至今仍不舍昼夜地从青丝流到白发。须知最蚀骨的无奈，不是“如花美眷，似水流年”，不是“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也不是“红粉佳人皆骷髅”，因为那毕竟还有过美眷如花、人约黄昏、红粉娇颜。最悲哀的是还未曾享受，甚至还未曾感受到，却已是“青春日将暮，桃花乱落如红雨”了。还好，还有时间，还没到那一步，至少我们还能去行走，去遇见更多的人和事，去告诉自己春天过去了，夏天亦可爱……

该来还是会来，该去依然会去，只是在来去之中，曾经这样不厌其烦地行走着，不是为了一些迟到的相遇或先行的离别，只是为了多看一眼这个最好亦最坏的世界，也不失为一件幸事。二十四段旅行记忆，与其说是我走过时光，不如说是时光与我，携手同行。

2016年9月3日于上海

目录

自序 时光与我，携手同行	i
--------------	---

春

立春 国清寺访梅	003
雨水 廊桥梦	010
惊蛰 南诏花事	018
春分 春到石潭	028
清明 太湖烟波	036
谷雨 岩韵茶香	044

夏

立夏 苏园	055
小满 黔桂行	062
芒种 晴雨浮梁间	070
夏至 雾岛荒村	077
小暑 草原	084
大暑 雪域云踪	092

秋

立秋	鲤城记	103
处暑	北国的夏末	111
白露	湘行散记	119
秋分	丝路废城	126
寒露	阿勒泰之秋	135
霜降	风雪色达	142



立冬	迟来的冬	153
小雪	追雪记	162
大雪	晋西南没有雪	170
冬至	那年雪乡	178
小寒	秣陵一日	186
大寒	天地白头的地方	194

春



国清寺访梅

出门时太早，太阳还没有从群山后升起。门前的山溪宛转轻流，似乎还带着寒夜的瑟缩，不曾放开手脚，悄然绕寺而去。立春刚过，正月头上，山林里的清晨仍旧微冷，和昨晚的梦一般颜色清寂。虽然已是早春，也是为了探梅而来，不过伴着古寺而眠，春光到底还是没有入梦。

寺是天台的国清讲寺。自隋代起历劫至今，木构建筑自然早就不复原貌，好在仍有隋塔一座、隋梅一株，聊慰人们的思古幽情。这里能满足我对深山古寺的所有想象：古木参天，溪声不绝，石桥染翠，疏篱绕竹……山隐也不过如此吧。

清晨起身，走过的路被昨夜的露水打湿了。一只松鼠从染着青苔的树干上跑过，浓翠中探出赭黄色的寺庙墙壁，墙后有隐没在山林深处的霞客古道。山门前闻得哗哗声，初听以为只是溪水，等走近了，看到还有僧人们忙于扫叶。这般风景可以入诗，若是回头见到仙鹤与鹿群，我大概也不会惊讶，却只见早课结束的香客们，已经络绎出门。早前两次来此地都曾遇雨，今日却是难得晴好。群山吐纳，东方熹微，天地即将苏醒，这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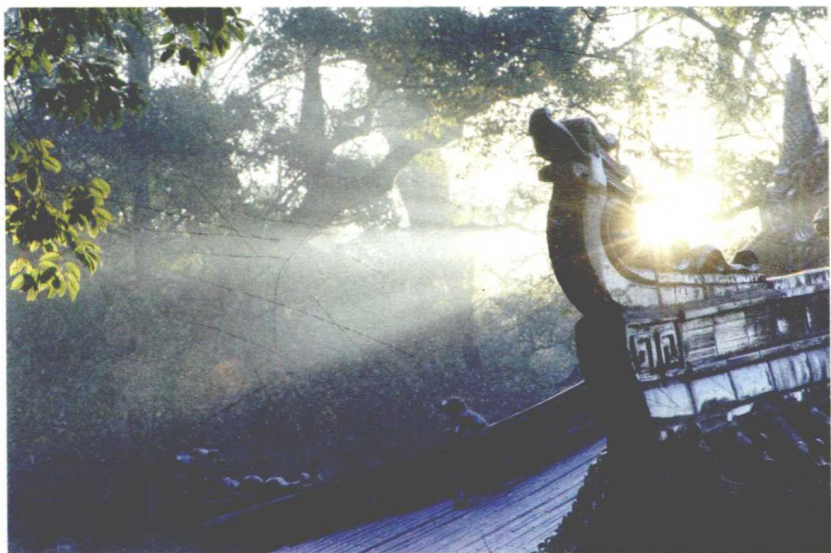
谷中似乎可以不管晨昏更替、四时变化，时光仿佛被凝固了。就像一幅珍藏多年的山水古画，虽然墨迹已开始模糊，却谁也没想过过去添上一笔。

平日里七点才许进的寺庙，因为新春而早早开了后门。入寺后直奔隋梅而去，念想了太久的美好，真的见了却不知心里什么滋味。友人曾开玩笑说，要刻一枚闲章云“问梅消息”，以不负她每年都费心打听各地梅花的花期。而憔悴了一整个冬天的我，竟有些怕问梅花的信息。明知友人数日前来此地访梅未遇，尽管拖宕犹疑，仍旧按捺不住地来了。

大约越是古木，开花越晚。隋梅枝头几点素白，好像老僧簪花般有些滑稽。仅酝酿了一冬的初绽，与千年的清癯虬干相比，还是单薄得可怜。从它身上，浑然不觉一千多年沧桑变幻、金戈铁马的沉重。可它一定听过智者大师“三谛圆融”“一念三千”“一心三观”的无上妙法，也一定见过道济禅师的玩世不恭、真佛无住。它在寺庙一隅不言不语，却见识了众生，也见识了天地。花开花落，一期一会，已是知足。

好在隋梅以外，寺里的红白梅花也开了近半。药师殿前的蜡梅还未凋谢，逆着晨光，点点如繁星般灿烂。只是蜡梅终究是旧年的花，星辰再亮，也夺不过月光皎洁。几株盛开的白梅前才是游人们流连不已的地方，那些用融雪与淡墨写就的花朵，开得热闹也寂寞。热闹自是在于繁密的花枝，而寂寞便不好说了，到底是霜雪颜色，还是冷冽香气，又或者寂寞的并不是它，而只是观者罢了。这样的怒放叫人心满溢爱怜，忍不住会遐想：春天里有谁独为它而来？摩挲过粗糙冰冷的枝干，又把第一朵透过朝阳的初蕊残忍摘下，他不是信徒，只为“剪取东风第一枝”，却让它懂得了再也忘不了的痛，而甘愿用尽全力完成剩余的开放。没有什么永垂不朽，纵然“夜来清梦好，应是发南枝”，也抵不过“一枝折得，人间天上，没个人堪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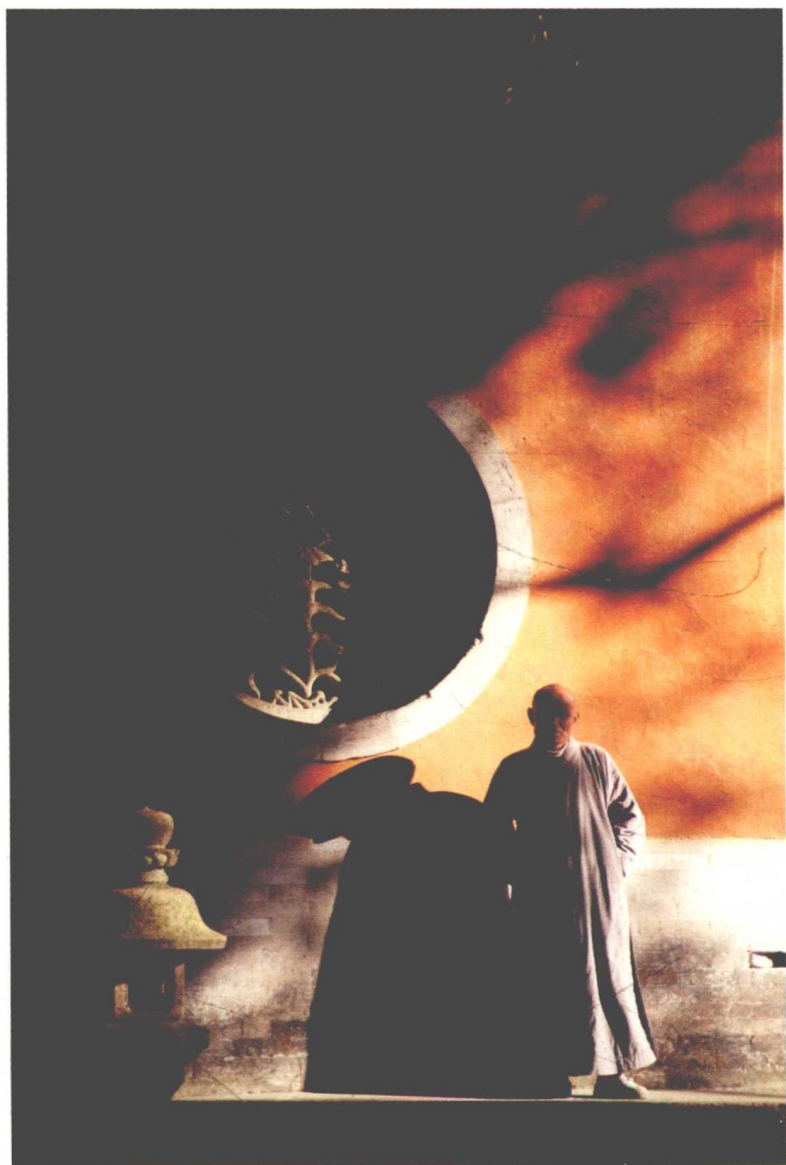
贪看几处梅花，不觉初阳渐升。光线从楼台高林间渗入，和着氤氲香烟，宛若造梦般，捧出一个佛国幻境到你眼前。“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唐人诗意，竟然也能在千年之后见到，当真



第一缕朝阳



溪水



晨光里的僧人

是何其有幸。国清寺的最高处“韩国佛教天台纪念堂”，是眺望隋塔的好位置，上回因为没带伞，在此地避雨时，看塔前的云聚云散消磨时间，便仿佛得了什么不足为外人道的秘密般高兴了许久。今天故地重游，早春初晴的国清寺，只披了些晨光，又让人神魂颠倒。唯有叹一口气，趁着好光影，前后上下，每个角落都走了好几趟，只求太阳升得再慢些。

门外的阳光似乎有了温度，但还为时过早，即使把最美好的允诺投入山谷，仍旧没有任何回音。凡事有得必有失，探古寺宜晴好，而访梅则反之——本来清雅淡隽的花朵，宜月下，宜雪后，宜雨中，宜独处，独不宜呼朋唤友，择一骤暖初晴日，踏青游园赏之。梅花的香气不如桂香的甜、荷香的清，大约只能用淡来形容，晴天被暖阳一蒸，这淡香便如隔云端的美人般轻浮于枝头。反而若是一场雨压下来，可不能太大，只是丝丝密密地痴缠着暗香，这美人虽然湿了衣角、乱了鬓发，倒也有了一种触手可及的楚楚风致。如此晴朗天气，不消一个时辰，就已经艳阳高照，暖意融融，对于赏梅的人，却实在不是一个好日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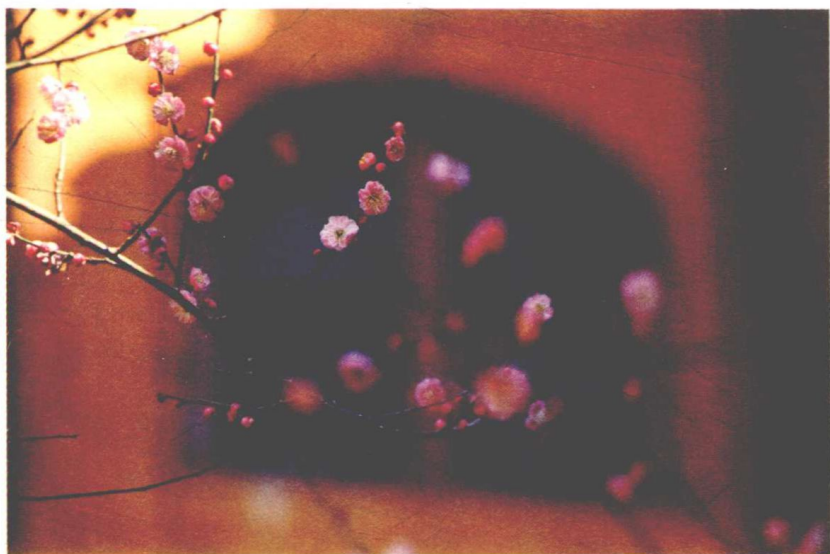
那么对于梅呢，早前读咏梅的诗词，发觉都不外乎赞其凌霜耐寒、孤标傲雪。在江南最早的春衫上，横斜成池塘里的一幅画。季节萧瑟，能见到如此孤傲清绝的花朵，溢美之词自是难免，可又不免胡思乱想，梅花或许早已暗笑不已，自以为是的人类总喜欢以自己的好恶来衡量万物，殊不知，轻寒之于梅，正如同昼暖之于百花般恰到好处，那些所谓的气节精神，不过是人们移情的臆想。

后来被科普了一下，才知道梅花其实耐不得寒，开放也需要一定的积温和日照，黄河以北便鲜见，而真正在数九寒天里开放的多半还是蜡梅。同去赏梅的友人又给我看了一篇《梅之辩》，说是宋以前，蜡梅地位高于梅花，所以唐诗“来日绮窗前，寒梅著花未”“寒梅最堪恨，长作去年花”中的梅，指的都是蜡梅，并非今日所见之梅花。我始终没有明白，两种形色都有所差别的花如何被混为一谈。大约古人初见蜡梅凌寒开放，为其风

格香气所倾倒，后来又见梅花形色更胜之，虽不如蜡梅耐寒，好在也相差并无多时，索性就把霜雪精神一厢情愿地加于玉容仙姿之上，造就了理想中的冰清美人吧。

访梅归来未久，闻得一位我素来仰慕尊敬的师祖级名医仙去。春天，从来不管人间的悲欢，年年依约而至。立春过后，梅花已开，百花待放，又是一个即将蓬勃的季节。花开时节却逢人逝，自然不免唏嘘，若反思之，假设每一个人的离去，都对应着一朵花的盛开，这样想多少会有些释然吧。

我在窗台下摆了一只陶瓶，那里将会有雪融化后的模样，和落笔后盛开的淡墨花朵。我素来是爱梅的，可是也不免担心，吃多了各种奇怪食物的我，将来会开成什么样的花呢？



禅房的窗



扫地也是修行